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十一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徐步青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二百一十

明　楊士奇等　撰

務農

周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

覛土也覛視陽癉憤盈土氣震發癉厚也憤積也農祥晨正農祥房星也晨正謂立春之日晨中於午也農事之候故曰農祥日月底於天廟底至也天廟營室也孟春之月日月皆在營室土乃脈發脈理也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於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脈其滿眚穀乃不殖渝變也眚災也言陽氣俱升土膏欲動當即發動變寫其氣不然則脈滿氣結更為災病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史太史陽官春官司事主農事之官也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祓齋戒祓除也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

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瞽樂大師知風聲者協和也風氣和時使至也）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淳沃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犧人司尊也）王祼鬯饗醴乃行（祼灌也灌鬯飲醴皆所以自香潔）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音鉢一墢一耜之墢也王無偶以一耜耕）班三之（班次也三之下各三其上也至一墢公三卿九大夫二十七）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太

牢歆饗也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師音官以省風土音官樂官也風土以音律省土風也廩於籍東南鍾而藏之廩御廩一名神倉東南生長之處鍾聚也謂為廩以藏王所籍田以奉粢盛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一之先往也農正再之農正后稷之佐田畯也故次農師后稷三之后稷農官之君故次農正司空四之司空主道路溝洫故次后稷司徒五之司徒省民故次司空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保大師天子三公佐王論道氾監衆官不特掌事故次司徒大史八之大史掌達官府之治故次大師宗伯九之宗伯卿官掌相王之大禮若王不與祭則設位故次

大史王則大徇大徇帥公卿大夫親行農也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脩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求利謂變易役使干亂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今天子欲修先王之緒而棄其大功匱神之祀而困民之財將何以求福用民王弗聽

漢文帝即位躬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趨

末賈誼上奏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屈盡也）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泛覆也）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蹷傾竭也）漢之為漢幾四十

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望也歲惡不入請賣爵子賣爵級又賣子也既聞耳矣聞於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阽音閻阽危欲墜之意也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罷疲同齩齧也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疑讀曰擬借也謂與天子相比擬廼駭而

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敺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為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言務耕農厚蓄積則天下富安何乃不為而常不足廩廩若此

鼂錯上奏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饑者非能耕而食之

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言無相棄捐瘦病者以蓄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内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禹湯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蓄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

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寒至身不顧㢘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廪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牧之所以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内無饑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

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喪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

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且有者半賈而賣本直千錢者止得五百也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為倍稱舉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財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奇贏謂有餘財而蓄聚奇異也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仟謂千錢伯謂百錢也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堅好車也此商人所以兼并

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令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渫散也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

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令民有車騎馬一足者復卒三人復三卒之算錢也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廼復一人耳五大夫第九等爵也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

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帝從其言

東漢順帝即位不行藉田之禮尚書僕射黃瓊以為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乃上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祥故必躬郊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氓率勸農功昔周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以為大譏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乾肅以應天順時奉先懷柔百神今廟祀適闋而祈

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臣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為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藉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王即齋宮饗醴載耒誠重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近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逆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

魏明帝即位大司農司馬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

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為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為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為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

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廪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為行者守田計課其力勢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為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為務於國計為便

帝從之

太和中散騎黄門侍郎杜恕以古之刺史奉宣六條以清靜為名威風著稱今可勿令領兵以專民事俄而鎮

北將軍呂昭又領兾州昶乃上䟽曰帝王之道莫尚乎安民安民之術在於豐財豐財者務本而節用也方今二賊未滅戎車亟駕此自熊虎之士展力之秋也然搢紳之儒横加榮慕槛腕抗論以孫吴為首州郡牧守咸共忽恤民之術脩將率之事農桑之民競干戈之業不可謂務本帑藏歲虛而制度歲廣民力歲衰而賦役歲興不可謂節用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而承喪亂之獘計其戸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然而二方僭逆北虜未

實三邊遘難繞天畧帀所以統一州之民經營九州之地具為艱難譬策羸馬以取道里豈可不加意愛惜其力哉以武皇帝之節儉府藏充實猶不能十州擁兵郡僅十二也今荆揚青徐幽并雍涼緣邊諸州皆有兵也其所恃内充府庫外制四夷者惟兖豫青冀而已臣前以州郡典兵則專心軍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將守以盡治理之務而陛下復以冀州寵秩呂昭冀州戸口最多田多墾闢又有桑棗之饒國家徵求之府誠不當復任

以兵事也若以北方當須鎮守自可專制大將以鎮安之計所置吏士之費與兼官無覺然昭於人才尚復易中朝苟之人兼才者勢不獨多以此推之知國家以人擇官不為官擇人也官得其人則政平訟理政平故民富貴訟理則囹圄虛空陛下踐阼天下斷獄百數十人歲歲增多至五百餘人矣民不益多法不益峻以此推之非政教陵遲牧守不稱之明效歟往年牛死通率天下十能損二麥不半收秋種未下若二賊游魂於疆場

飛芻輓粟千里不及究此之術豈在彊兵孚武士勁卒愈多愈多愈多愈病耳夫天下猶人之體腹心充實四支雖病終無大患今兖豫青冀亦天下之腹心也是以愚臣慺慺實願四州之牧守獨脩務本之業以堪四支之重然孤論難持犯欲難成衆怨難積疑似難分故累載不為明主所察凡言此者類皆疏賤之言實未易聽若使善策必出於親貴固不犯四難以求忠愛此古今之所常患也

吳烏程侯時倉廩無儲世俗滋侈民不務本東觀令領

右國史華覈上疏曰今寇虜充斥征伐未已居無積年

之儲出無應敵之畜此乃有國者所宜深憂也夫財穀

所生當出於民趨時務農國之上急而都下諸官所掌

別異各自下調不計民力輙與近期長吏畏罪晝夜催

民委舍佃事遑赴會日定送到都或蘊積不用而徒使

百姓消力失時到秋收日督其限入奪其播殖之時而

責其今年之稅如有逋懸則籍沒財物故家戶貧困衣

食不足宜暫息衆役專心農桑古人稱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一女不織或受其寒是以先王治國惟農是務軍興以來已向百載農人廢南畝之務女工停機杼之業推此揆之則蔬食而長饑薄衣而履冰者固不少矣臣聞主之所求於民者二民之所望於主者三二謂求其為已勞也求其為已死也三謂饑者能食之勞者能息之有功者能賞之民以致其二事而主失其三望者則怨心生而功不建今帑藏不實民勞役猥主之二求已

備民之三望未報且饑者不待美饌而後飽寒者不俟狐貉而後溫為味者口之奇文繡者身之飾也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不勤麻枲並繡文黼黻轉相倣效耻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内無儋石之儲而出有綾綺之服至於富賈商販之家重以金銀奢恣尤甚天下未平百姓不贍宜一生民之原豐穀帛之業而棄功於浮華之巧妨日於侈靡之事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

今吏士之家少無子女多者三四少者一二通令戶有一女十萬家則十萬人人織績一歲一束則十萬束矣使四疆之內同心戮力數年之間布帛必積恣民五色惟所服用但禁綺繡無益之飾且美貌者不待華采以崇好豔姿者不待文綺以致愛五采之飾足以麗矣若極粉黛窮盛服未必無醜婦靡華采去文繡未必無美人也若實如論有之無益廢之無損者何愛而不暫禁以充府藏之急乎此救之之上務富國之本業也使管

晏復生無以易此漢之文景承平繼統天下已定四方無虞猶以雕文之傷農事錦繡之害女工開富國之利杜饑寒之本況今六合分乖豺狼充路兵不離疆甲不解帶而可以不廣生財之原充府藏之積哉

西晉武帝咸寧中詔訪朝臣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言曰陛下處至尊之位而脩布衣之事親覽萬機勞心日昃在昔帝王躬自菲薄以利天下未有踰陛下也然泰始開元以曁於今十有五年矣而軍國未豐百

姓不贍一歲不登便有菜色者誠由官衆事殷復除猥濫蠶食者多而親農者少也臣以頑踈謬忝近職每見聖詔以百姓饑饉為慮無能云補伏用慙恧敢不自竭以對天問舊都督有四今并監軍乃盈於十夏禹敷土分為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户口比漢十分之一而置郡縣更多空校牙門無益宿衛而虛立軍府動有百數五等諸侯復坐置官屬諸所寵給皆生於百姓一夫不農有受其饑今之不農不可勝計縱使五稼普收僅

足相接暫有災患便不繼贍以為當今之急先并官省事靜事息役上下用心惟農是務也
武帝詔以比年饑饉議所節省齊王攸上奏曰臣聞先王之教莫不先正其本務農重本國之大綱當今方隅清穆武夫釋甲廣分休假以就農業然守相不能勤心恤公以盡地利昔漢宣嘆曰與朕理天下者惟良二千石乎勤加賞罰黜陟幽明于時翕然用多名守計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衆加附業之人復有虛假通天下之

謀則饑者必不少矣今宜嚴勑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上下同奉所務則天下之穀可復古政豈患於暫一水旱便憂饑餒哉考績黜陟畢使嚴明畏威懷惠莫不自厲又都邑之內游食滋多巧伎末業服飾奢麗富人兼美猶有魏之遺弊染化日淺靡財害穀動復萬計宜申明舊法必禁絶之使去奢即儉不奪農時畢力稼穡以實倉廩則榮辱禮節由之而生興化反本於兹為盛

武帝使黃門侍郎虞𩦎桓彝開倉廩振給饑民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饑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寓僮僕不親農桑而游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饑寒並至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兼并雖皐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祇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

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以還反江西良田曠廢未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税三年計賦税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

武帝欲廣農束晳上議曰伏見詔書以倉廩不實關右饑窮欲大興田農以蕃嘉穀此誠有虞戒大禹盡力之

謂然農穰可致所由者三一曰天時不僭二曰地利無失三曰人力咸用若必春無霢霂之潤秋繁滂沱之患水旱失中雩禳有請雖使羲和平秩后稷親農理疆畎於原隰勤藨蓘於中田猶不足以致倉庾盈億之積也然地利可以計生人力可以課致詔書之旨亦將欲盡此理乎今天下千城人多游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此人力之可致也又司州十郡土狹人繁

三魏尤甚而猪羊馬牧布其境内宜悉破廢以供無業
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
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案古今之語以
為馬之所生實在兾北大賈牂羊取之清渤放豕之歌
起於鉅鹿是其效也可悉徙諸牧以充其地使馬牛猪
羊齕草於空虛之田游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此地
利之可致者也昔騅駓在坰史克所以頌魯僖郤馬務
田老氏所以稱有道豈利之所以會哉又如汲郡之吳

澤良田數千頃汚水停洿人不墾植聞其國人皆謂通
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
其魚捕之饒構說官長終於不破此亦谷口之謠載在
史篇謂宜復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荆揚兖豫汙泥之
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最是不待天時而豐年可獲者
也以其雲雨生於畚臿多稌生於決泄不必望朝隮而
黄潦臻祟山川而霖雨息是故兩周爭東西之流史起
惜漳渠之浸明地利之重也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案以

聞又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徙還西州以充邊土賜其十年之復以慰重遷之情一舉兩得外實內寬增廣窮人之業以闢西郊之田此又農事之大益者也

愍帝時江東草創農桑弛廢熊遠上議曰立春之日天子祈穀於上帝乃擇元辰載耒耜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以勸農功詩云弗躬弗親庶人不信自喪亂以來農桑不脩游食者多皆由去本逐末故也時議

美之

後魏太武帝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游食者衆侍郎高允上言曰臣少也賤所知惟田請言農事古人云方一里則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二百二十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饑年復何憂哉帝善之

唐太宗貞觀五年有司上書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

二月為吉請須以備儀注太宗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少保蕭瑀奏曰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太宗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静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蹔失

太宗時京師旱蝗蟲大起太宗入苑視禾見蝗蟲掇數枚而祝曰人以穀為命而汝食之是害于百姓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爾其有靈但當食我心無害百姓將呑之左右遽諫曰恐成疾不可太宗曰所冀移災朕躬何疾之避遂呑之自是蝗不復為災

太宗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以人為本人以衣食為本凡營衣食以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也王珪曰昔秦皇漢武外則窮極兵戈內則崇侈宮室人力既竭禍難遂興彼豈不欲安人乎失所以

安人之道也亡隋之轍殷監不遠陛下親承其弊知所以易之然在初則易終之實難伏願慎終如始方盡其美太宗曰公言是也夫安人寧國唯在於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

太宗以天下粟價率計斗直五錢其尤賤處計斗直三錢因謂侍臣曰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朕為億兆人父母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既屬豐稔若斯唯欲躬務儉約必不輙為奢侈朕常欲賜天下之人皆

使富貴令省徭薄賦不奪其時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鄉閭之間少敬長妻敬夫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弦不從畋獵樂在其中矣房玄齡曰陛下務農重穀誠生民之幸也

武后時詔市河南河北牛羊荊益奴婢置監登萊以廣軍資監察御史張廷珪上書曰令河南牛疫十不一在詔雖和市甚於抑奪併市則價難準簡擇則吏求賄是牛再疫農重傷也高原耕地奪為牧所兩州無復丁田

牛羊踐暴舉境何賴荆益奴婢多國家戸口姦豪掠賣一入於官永無免期南北異宜必至生疾此有損無益也抑聞之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民亡則何恃為君羊非軍國切要假令蕃滋不可射利后乃止

德宗貞元五年詔以二月一日為中和節所司進農書永以為恒式柳宗元進農書狀曰臣伏以平秩東作虞書立制俶載南畝周雅蚩文是皆奉天時以授人盡地

力而豐食自陛下惟新令節益厲農功既立典於可傳每陳書而作則耕鑿之利敷帝力於嘉謨稼穡之難動天心於睿覽勤勞率下超邁古先凡諸率土不勝幸甚前件農書謹函封進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上問宰相馮道曰今歲雖豐百姓贍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語雖鄙

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人主不可不知也上恱命左右録其詩常諷誦之

宋太宗淳化四年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上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産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室廬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别具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為三等凡縣管墾

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至十分者為中最一歲五分未及三歲盈十分者為上最其最者令佐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降資每州通以諸縣田為十分視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顧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

至道二年靖任將作監丞又上奏曰臣伏以天生烝民

為國之本地生百穀為民之財國非民罔興民非財罔聚故書有本固邦寧之旨易有聚人曰財之文考斯格言誠為要道夫先王之聚民也豈能耕與之食織與之衣蓋開其貨殖之門示以農桑之本俾夫養生送死力役田疇而無輕家離鄉之心是知理國之道聚人為先人聚則野無閑田家無之用義夫節婦由是而生内則恭睦於親姻外則協和於鄉黨爭訟無所作邪偽無所安欲其教化不行不可得也茍不然者則官無定籍世

有浮民逆黨凶徒由是而起小則干陵於閭里大則侵軼於州縣禮遜無所興仁信無所設欲其刑罰不用不亦難乎是故王者察逆順之端究存亡之理設職官以持國本立井田以節民財貧弱者不使之饑寒富豪者不使之兼并小大畢濟遐邇同歸然後賦調上均而國無苛斂衣食下給而人無他求倉廩充盈時俗康阜既庶且富近悅遠來盡令四海之民咸若一家之子縱有風雨不節螟螣為災但可以小虞未足以大害也而自

秦壞周制立阡陌而尚戰功漢因秦規益算緡而取民利故使國內咸怨天下無聊至有劉項之爭莽卓之亂也逮夫晉魏迄於隋唐其間明主昏君治亂相繼或增之以掊尅或施之以寬平或用於國而資於民或利當時而弊後世損益之理史籍具存然則地之生財有時人之用力有倦必在人君審時以測地察倦以因人使其力出無窮財生不匱則聚人之要在於茲矣今國家富有萬國治勝三王塞邪路於漢劉剗訛根於晉石釐

域中之黎庶孰匪王民竆宇内之舟車咸輸貢賦用衆
庶則方今特出擬豐盈則邃古難差而且游力尚多曠
土不少餒凍之色十五其民得非版籍之所未精勸課
之所未備臣愚以為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法備勸課
莫若申殿最之科如是則游力必除曠土盡闢管子曰
欲治其國先知其人欲知其人先明其地蓋黄帝有鄉
井之制周人置三隧之官使其什五相司里鄰相保有
無得以相貸巧拙得以相謀生産得以相均死病得以

相救危難得以相助婚嫁得以相媒人顧其家家守其口奔亡者無所匿遷移者無所從欲蓋而彰不救而得故民有安土之意官無漏人之虞主政可行於民民心可繫於主衆寡之額老幼具存故周禮每至孟冬司徒獻其人數王拜而受冢宰貳之乃命有司登於天府其重民籍也如是及東晉以土斷其民北齊之間俗便其制陳亡隋亂紀紊綱頹洎乎李唐大革斯弊乃有村正掌其田野坊正司其邑居大約科條與今相類然以彼

時村正坊正皆選彊幹廉平州官縣官悉知丁口存歿三年一造戶籍三本一本供省司一本在縣主將一本納州照對隱一戶則罰加守宰漏一丁則罪連鄉鄰故得上盡其心下竭其力互相檢謹無敢罔欺加以糾摘姦訛督課租賦隨其等級並有勸懲今則州額不登天府未聞其必罰縣數有漏州司亦因而無言存亡只任於里胥增減悉由於田畯地有姦惡至彰露以方知戶有死亡遇差徭而始報夫如是得不掩藏其疾而使復

本歸農者哉故曰版籍之所未精也又地者穀之所生穀者人之司命地不耕無以取其穀穀不熟無以養其人是以古者宅不毛田不闢皆有里布之率屋粟之租盖勉其勤勞而罰其怠惰也漢詔曰洪範八政以食為先斯誠家給之源刑措之本是宜厚農薄賦令與孝弟同科者其重農也如是及孝平元始之初有大農部丞之制分管勸課逐處耕桑未踰二三載中墾田九百萬頃戶足人給流亡漸還又晉司徒石苞奏郡縣農桑未

有殿最宜增官屬有所廵檢帝俞其言民獲其利洎後或弛不可備論逮乎李唐開元則立口分永業各定頃畒隨其等級於事雖涉太煩亦可體為常式但臣竊見先有敕命遍下諸州俾置農師猶謂勸人復本然雖有其詔誥而且無其主張坊村得以因循郡邑不虞其殿最遂使耕耘之力尚遺畎畒之間故曰勸課之所未備也臣所議上件事由蒹有前古制度倘若陛下不遺葑菲特賜施行即乞據今村坊加之保伍隨其土斷不問

僑居應是浮浪之徒悉歸版籍所管然後按其人數授以土田五家為鄰五鄰為保遞相檢察責以農桑勿容游食之徒勿縱惰耕之子仍更示其殿最勵彼屬官或土不曠功則隆之以爵賞人有游力則降之以典刑自然上下相承小大無隱良疇委而再闢游民蕩而復歸太古之風於今昌遠故曰精版籍莫若遵閭伍之制備勸課莫若申殿最之科其有子細事宜更在臨時條貫

退循虛昧無補盛明

靖任太常博士直史館又迄從京東西起首勸課疏曰
臣聞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食足則民天協和民安
則國本正固是以國非民罔立民非食罔生夫先王之
欲生其民豐其食者莫大於積穀而勸農也農田之興
教化攸重王制曰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
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
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抑所謂湯之流金爍石堯
之懷山襄陵而國無捐瘠者率由是道也臣往歲輙進

淳化議五卷其一曰聚人乃述自黄帝已還歷叙鄉井農田之損益近自聖朝而上備論勸課圖籍之是非續主判三司開拆及提點百司庫務日前後二拜封章皆議耕桑利害又前年曲蒙聖造許歸住處寧親亦曾稟取指揮尋到古本版籍去歲伏奉勑命差往荆湖復自許州附奏劄子兼乞容臣迴日别具條件請行區區之心勤勤不忘於農事者誠以陛下御宇以來二十餘祀躬臨庶政日總萬機以至宵旰忘疲夙夜不寐陛下之

欲萬邦咸寧而四岳十二牧之任未能遂堯舜之心陛
下之欲九功惟叙而六府三事之官未能致商周之理
抑又臣先居省職日嘗奏公事次伏覩金口宣示曰稼
穡農耕政教之大本設有人為官家力行勸課康濟黎
元則鹽鐵榷酤是何末事并前歲中宣令尚方製造農
器散給諸郡使教民耕此又見陛下用意愈於前代哲
王遠矣臣由是晝忖夜度採古諭今或得之於方策之
間或取之於衆多之議其可損而益用於聖世者敢此

布露而俟詳擇焉臣謹按方今天下土田除淮海江浙荆湖隴蜀河東已外郡邑各在遠處或廢或開假使勸課必行即日未見其利又古人強幹弱枝之法必先富貴於内敢請指以京畿之地南北東西環繞三二十州連接三數千里其田之耕稼者十纔二三又其耕稼之田所入租稅者十無五六既有坐家破逃之户又有惰農廢業之夫坐家破逃者則姦偽日生賦額歲減賦額減則國用不豐國用不豐則配率科歛無所不行矣惰

農廢業者則游手日衆地利斯寡地利寡則民食不足
民食不足則爭盜殺傷無所不至矣又安得人康俗阜
地平天成使萬乘端拱穆清百官靖恭厥位凡欲革其
弊鼎其利非遇明朝昭代孰敢議於斯乎臣竊見漢武
帝之日曾封丞相田千秋為富民侯以趙過為搜粟都
尉過執事於外能為代田戮力教人人獲其利又孝平
元始中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勸課農桑不
二年內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六頃家給戶

足國用允盈且以孝武孝平漢之中主也尚能選官擇吏蔵事於當時矧陛下濬哲文明超邁舜禹若當才遴柬責成其功即前代帝王將何以擬陛下之清光休烈者也臣愚不佞欲乞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誠能為國家立功立事者一人比田千秋只在中書兼判大司農事又於朝行郎吏中取其才幹精通能撫民役衆者一人為副司農比之趙過執事於外且從京東京西兩路良田美利之所起首勸課仍兼轉運之名所貴事歸

一家别無矛盾或厥最屬吏或部領使臣分頭用心教民力穡又臣常由衙命出入所見抛荒田疇或倚枕溝渠或比鄰城郭可以致國家紅腐之粟可以致民室巨萬之資而皆卒是汙萊極目無際者臣亦嘗詢問備得緣由皆謂朝廷累下詔書許民復業雖官中放其賦税限以歲時然鄉縣之間行用非細且每一戸歸業即須申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科之籍追呼責問繼踵到村其免税之名已受朝廷之賜而逐時之費踰於

租賦之資況民戶所致逋亡始因貧困或閃私下之債負或避官中之征徭蓋不獲已而逃固非樂為其事尋為鄉里知覺即便檢責資財或只元住室廬家事無之種木計其所直至甚微茫鄉官即取以了納稅租債家則爭以平折欠負不計遺下之物固是蕩然無餘及至他日却來乃稱復業居止既失動用亦無雖欲歸耕農具何取雖欲久住生計莫營以此逃亡不還者遂食於他鄉歸復田里者亦無門而力穡且夫小人困患必思

其姦姦心一萌何事不作若非聖朝設法良吏盡心遏流蕩於隄防化災殃於福祐者則蚩蚩之類擾擾何知臣性顓蒙志甚堅確臣子事無巨細動必期成儻陛下果納愚言庶集其事更或朝行之内采擇未有其人則臣之幽孱得以待罪願備趨過之用以賛千秋之謀又若陛下不棄非才果授斯任則臣願就官中借逐處之閑田曠土招逐處之末作游民誘以開耕未論租賦官中亦譬如自來荒廢且令不係省司許臣別置版圖便

宜從事酌人戸之等第測田土之磽肥分配必務其得中課督必使其無倦仍據逐戸歸業逐處授田至於細碎事宜並取大農擬議除却耕桑之外復教植木種蔬或養畜牛羊或孳蕃雞彘或給受田土之際潛擬井田或營造室廬之時使立保伍應是養生送死之物追風立社之資並令收積經營防備支用至纎至悉必躬必親使具黎庶樂生官吏勤勸待至三五年後生計已成有室家物産以可懐有桑土園林而可戀官中即量田

收稅計戶定征以農司新附之人田合計府舊存之戶稅共成圖籍置之司存為萬古之宏規乃一勞而永逸或慮新歸民戶多是貧困艱窮心雖欲耕力所不及者若官中許於逐處預借和糴價錢並管在農司斟酌擘劃或以充合造耕稼之具或以為買糴糧種之資便須逐事計錢明收貫伯於東作之日貸於逐人於西成之時取其償值據官中合要斛㪷依逐處時估分文折納入倉分明係帳且在農司收管逐旋牒報三司看三司

如要收支即隨處差人交割仍點勘預借錢數准折勾銷有剩則計數潤官有欠則農司催促此亦應用之良策有速成之要期臣合貢此言一繫上㫖又慮舊存稅戶見管催科覩新戶當優饒棄舊業却來歸附既失計省之賦額又誤國家之軍須臣固不敢幸此非功以為勸績抑其間有兼并豪富之族自來廣占田土及坐家破逃亡之人承前得其慣便見官行此勸課輙便用意無端或農司配田之時或人戶請田之際紛拏競訟煩

衆典刑乃須定在爭先塞其姦妄必使舊戶甘心於係貫新戶得地以安寧正家給刑措之源國富人康之本降次淮南江北諸道州軍倈此地事如有成即彼處亦令勸課且臣又聞昔者周公之理也一年而變三年而成五年而定鄭子產為政一年而人謗三年而人頌易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今臣以冗賤孤陋之跡欲為國家立長久遠大之規誠恐忿嫉臣者多而成就臣者少或興沮謗誑衆聰明伏願陛下垂白日而照丹心保

元龜而體前事容臣辛勤勉勵盡瘁於斯倘三年無成五年不定則國家自有典憲微臣亦能揣量或流于幽州或殛于羽山皆臣之所甘心固無恨也然或五年以來事稍成就況臣此際必已衰羸兼慮前程隕蹟無日亦願陛下不加爵賞只乞賜臣優閒於百越之間假二車之職庶得狐死有期於丘首鳥巢不繞於南枝如此即是陛下之知臣至矣而臣誓報陛下之心極矣其他給受田疇殿最官吏創新戶之屬籍塞舊戶之姦訛定

差傜賦税之等差約儲積輦運之利害有法度可以經久有行用且合權宜百事千端無巨無細臣悉請預大農之可否采群議之是非與衆士竭公共之心助陛下敷神明之教顯有刑墨幽有鬼神茍違斯言寧逃自孽
真宗咸平五年屯田員外郎盛梁乞授陳靖勸農使諭民耕田曠土䟽曰臣昨因行檢點本州户口尋究簿書即今公私荒田已及六千一百七十餘頃秋夏正税全虧一十萬四千八百貫石有餘初謂州縣之官不能綏

撫致鄉村之俗各暫流亡前後繼降明勅不住招呼其如舊降勅書只許歸業人户容放一料苗稅蓋緣逃移之日家資牛畜悉已破除洎歸復之時屋木田園例遭毁伐墾土未觀於稼穡巡門已聽於征催乏牛羊雞犬之可陪無屋舍田園之可戀故有春歸夏去秋復冬逃以今逓年州縣虛降版簿計都額則空邁千萬收實利則全無二三臣伏見江南轉運使陳靖昔在先朝曾陳農事覩其舉措頗識淺深臣欲望特降勅書委自陳靖

先取江南兩浙公私都大荒田逐處頃畝數目并𢍰征
薄籍逃移人戶姓名且於昇州都置勸農一司俾於階
銜之中授以勸農使額仍抽諳會田農人吏攢成都大
薄書況逐處田土高下不同內有久來逃移壠畝全成
榛莽亦有近年流散界址半已荒涼復有白地平田全
作林菁之利亦有被山兼水頗霑柴木之資以此品量
須分等級仍乞逐州縣明掛勅牓曉示諸色人戶及更
委陳靖揀選三五人循良官吏散往諸州親諭鄉民或

有大段荒逃軍州即委陳靖親自往彼名耆年宿德之
輩與親民守土之官同就鄉園少陳酒饌達君父勸課
之意示朝廷寛大之恩如人户有元舊莊田久難歸復
或是他人物業素失開耕者除已有人户占射為主外
不問有税無税人户在公在私之家以至事力僧人宫
觀道侶並許量其事力請佃計地耕耘明與減絶舊日
税名刻去當時苗數變兹曠土悉作租田仍許取便耕
修特免三年輸送責使修營住舍蓄養猪牛待其竹木

有成田疇見利顧室閭而全備覩稼穡以豐饒即自窮
苦兩忘饑寒並去疇肯更思游惰再樂逋逃然後每畝
秋夏之中都收二㪷租利更免諸般配率雷例差徭臣
所陳勸農之課程益之則内外有成損之則公私無害
況江浙所獲之財自與諸路不同有航舟可以運輸有
物帛可以變易待其事成之後有利歸官之時即令逐
處州軍每納租課悉令别倉收受遇凶歲則糶充民食
當豐年則貢作軍須有餘糧足以濟民有羡財足以助

戰如江浙成其厚利則淮甸荆渚河北關西亦可依此施行其有施行節目條貫事宜約束之重輕勸誘之法式候諸處取到田段人户都大數目齊整亦乞降勅與陳靖與臣討理商量别作畫一條奏

六年陳靖為江南轉運使上奏曰臣竊以民惟邦本食乃民天童子婦人皆知此理令盛梁所陳農事頗合臣之素心實王化之大端聖朝之急務然臣再三忖度未敢預聞其事者蓋中書劄子所降指揮令據轄下州軍

躬親子細相度不得行遣文字意者慮擾民戶耳況江
南農田久失制度公私弊病根柢滋深今朝廷若欲剗
除必須明行檢責若是慮有勞擾無若却且因循事既
因循豈須擘劃臣嘗觀史載粗究興亡見前代之哲人
御遠方之妙術不使俗甚富庶亦不使民至困窮俗富
庶則侈僭之心生民困窮則怨亂之心起欲其侈僭怨
亂之不作富庶困窮而得中莫若周知田地之磽肥遍
測租賦之輕重民戶丁稚之多少物產貨殖之豐約紀

綱正於手舒慘繫乎時然後四海一家如指其掌也儻
或視深弊而不除忽後患而不慮唯務姑息尚或推延
臣恐民之蓄姦慣便於此日國家行事沮抳於他時臣
到任以來不敢廢職其諸處逃戶物產及官莊屯田臣
先已取得荒熟頃畝數目見在自去年七月以來後逐
旋差人斡當於當年之內其租課除舊額外頗有出剩
以至逃戶物產官莊荒田頃畝甚多並可勸課候相次
或有良便上奏凝旒庶使利害顯然朝廷信察今所奏

指揮據盛梁起請農事今臣相度擘劃聞奏者以臣愚慮若不先取進止固難容易披陳乞候將來臣或到闕即子細分析以俟朝廷可否

仁宗皇祐元年右司諫錢彥遠上奏曰臣伏以農桑者生民大事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民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本朝自祖宗以來留意尤切故諸路轉運司提點刑獄臣寮知州通判皆帶勸農職名授勅結銜政在督課而近歲徒有虛文初無勸導之實汙萊不闢事出

因循今欲乞應天府諸州軍於長吏廳各置勸農司以知州為長官通判為佐官於部内各舉清强官一員兼充判官量抽吏人先將部内諸縣今日已前見管墾田畝戶口數目陂塘山澤桑棗溝洫都大之數著為帳籍仍開析見有若干逃移人戶賦稅荒廢田畝古之水利後來殘毀者委自勸農官司多方設法勸課招誘安其生業去其久害興其長利候至年終農隙之際轉運司遍行比較委是增得墾田戶口數目或流人自占或逃

移復業陂塘灌漑有利桑棗廣植溝洫開闢賦稅增多丁口蕃息明著版籍不至煩擾者保明舉奏朝廷特與就賜章服增其秩祿如一任終始悉有顯效令轉運司批上歷子到闕委所司磨勘即乞超擢任使其判官亦特與磨勘引見其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每廵歷州軍先須點檢勸農司訖方得點檢諸事如長吏等因循違慢職業無聞人戶逃移至多墾田之數日削並乞除授散官監當其判官亦同降黜所貴天下本農生民富給

為萬世之基望詔三司檢舉舊貫賞罰施行

嘉祐六年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司馬光論勸農劄子曰

臣聞食者生民之大本為政之首務也饑饉之世珠玉金銀等於糞土惟穀之為寶不可一日無也今國家每下詔書必以勸農為先然而農夫日寡游手日繁豈非為利害所驅邪今農夫苦身勞力惡衣糲食以殖百穀賦斂萃焉徭役出焉歲豐則賤糴以應公上之須給債家之求歲凶則流離冗異鄉轉死溝壑如是而欲使夫商

賈末作之人坐漁厚利鮮衣美食者轉而緣南畝斯亦難矣然則勸農者言也害農者政也天下生之者益少食之者益多欲穀之無涸得乎哉為今之術勸農莫如重穀重穀莫如平糴使諸路轉運使及州軍長吏遇豐歲能廣謀糴入官滿之日倉廩之實比於始至增羨多者賞之其無水旱之災益兵之費而蓄積耗減者黜之又令民能力田積穀者不以為家貲數如是則穀重而農勸雖有饑饉常無流亡盜賊之患矣今歲河北河東

沿邊糓糴至賤此亦國家所宜留意者也

光又上奏曰夫農天下之首務也古人之所重而今人之所輕豈獨輕之又困苦莫先焉何以言之彼農者苦身勞力衣麄食糲官之百賦出焉百役歸焉歲豐則賤貿其糓以應官司之求歲凶則流離凍餒先衆人塡溝壑如此而望浮食之民轉而緣南畝難矣彼直生而不知市井之樂耳苟或知之則去而不返矣故以今天下之民度之農者不過二三而浮食者常七八矣欲倉廩

之實其可得乎臣愚以為凡農民租稅之外宜無有所預衙前當募人為之以優重相補不足則以坊郭之民部送綱運典領倉庫不費二三而農民常費八九何則儇利戇愚之性不同故也其餘輕役則以農民為之歲豐則官為平糴使穀有所歸歲凶則先按籍賙贍農民而後及浮食者民有能自耕種積穀多者不籍以為家貲之數如此則穀重而農勸矣

仁宗時侍讀學士宋祁上奏曰臣伏見邊鄙用兵以来

所急者莫急於食食者出於力農而國家未嘗留心於農事天下郡縣雖有陂湖塘堰例不修營轉運使知州通判但帶勸農之名畧無其實及知州通判令佐結銜兼提堰溝洫習以為常亦不復知是何等語是以農困食艱通天下計之常無一年之畜且天下無一年之畜古語以為國非其國況今大兵在外水旱難調脫若災儉相仍臣知國用盡於軍興則力耕之人餓死不救羸老委溝壑少壯為盜賊貽患國家非細事也臣欲望朝

旨專下轉運使知州通判令佐等嚴行曉告使於部內各按求陂塘古跡可以利民救患者並令修復量率夫力限日計功如能不擾村鄉久遠利濟並與理為勞績優加酬賞若因此取受搔擾農人所犯一疋以上乞追官勒停十疋以上仍除名終身禁錮又條制舊有五户各一保申明此條令力農之家五户相保其中如有惰丁游手不事桑柘不勤五穀田疇荒閒者並許本保申舉官司明行科罰遷配遠州其勤勸農業者國家每三

年畧行優卹自然人務農業國計必充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一十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一

明 楊士奇等 撰

務農

宋神宗元豐八年門下侍郎司馬光上奏曰臣竊惟四民之中唯農最苦農夫寒耕暑耘霑體塗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蠶婦治繭績麻紡緯縷縷而積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極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間為之災幸而收成

則公私之債交爭互奪榖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已有矣農夫蠶婦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綈褐而不全直以世服田畆不知捨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故其子弟遊市井者食甘服美目覩盛麗則不復肯歸南畆矣至使世俗俳諧共以農為嗤鄙誠可哀也又況聚斂之臣於稅租之外巧取百端以邀功賞青苗則強散重斂給陳納新免役則刻剝窮民收養浮食保甲則勞於非業之作保馬則困於無益之費可不念哉夫農蠶者天

下衣食之原人之所仰以生也是以聖王重之臣不敢
遠引前古竊聞太宗皇帝嘗遊金明池召田婦數十人
於殿上賜席使坐問以民間疾苦田婦愚戇無所隱避
賜帛遣之太宗興於側微民間事固無不知所以然者
恐富貴而忘之也故每臨朝無一日不言及稼穡真宗
皇帝乳母秦國夫人劉氏本農家也喜言農家之事真
宗皇帝自幼聞之故為開封尹以善政著聞及踐大位
咸平景德之治有宋隆平之極景德農田勅至今稱為

精當昔周公相成王作無逸曰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蓋以一盂之飯一尺之帛莫不出於艱難人主既知之則不肯用之於無益散之於無功驕侈之心無自而生矣伏惟皇帝陛下富於春秋自非今者濬發德音大開言路使畎畒之民皆得上封事則此曹疾苦何由有萬分之一得達於天聽哉其文辭鄙俚語言叢雜皆身受實患直貢其誠不可忽也伏望皇帝陛下特賜省覽庶以開廣聰明資益聖性於民間情偽靡

不周知異日太平之業由此為始矣

哲宗時同知諫院范祖禹論農事疏曰臣近蒙賜告暫至許昌竊見畿內已苦雨潦詢之村民皆云鄉村安靜公私少事無呼召煩擾唯是年歲未得豐熟不旱則水民常艱食夏麥既薄或全不收秋苗雖茂唯憂潦損臣竊惟陛下哀矜百姓賑恤鰥寡德之所及可謂至厚然猶和氣未應陰陽隔并欲修政事以應之願陛下推其心而已矣夫天道不遠在君心所以感之人君愛民則

天亦愛之人君愛民者在知其勞苦而恤其困窮天下之人至勞苦而常困窮者農民是也周公作無逸戒成王以先知稼穡之艱難又言商之逸王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人君不可以不知天生時而地生財自一粒一縷以上皆出於民力然後人得而用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天子者合天下之力而共尊養之凡宮室車馬服食器用無非取於天下皆百姓之膏血也其作之

也甚勞其成之也甚難安而享之不可不思其所從来思其所從来則愛之而有不忍費財之心憂之而有不忍勞民之心以此之心行此之政而天下不安者未之有也天下之大生民之衆唯繫於一人之心君心靜則天下靜君心不靜則天下亦不靜朝廷唯恭儉節用無所營為常恐煩百姓則天下安息先王豈能人人而食之人人而衣之哉推其仁心修其仁政以及天下則所被者廣矣臣願陛下當食則思天下有飢而不得食者

當衣則思天下有寒而不得衣者凡於每事莫不皆然唯推至誠以召和氣庶幾皇天報應降豐年之祥使百姓家給人足則太平矣昔漢昭帝耕于鈎盾弄田其事至微史臣書之葢以昭帝欲知稼穡之艱難與周公戒成王之意同也周世宗留心農事常刻木為耕夫蠶婦置之殿庭欲見之而不忘國朝祖宗以来尤重農穡太宗常謂近臣曰耕耘之夫最可矜憫春蠶既登併功紡績而繒帛不及其身田禾大稔充其腹者不過蔬糲若

風雨乖候稼穡不登將如之何真宗於内殿植稻麥臨
觀刈穫欲知田畆之勞至今遵之惟陛下深留意於農
政而常以保惠小民為先則天下幸甚
文彦博上奏曰臣聞化國之日舒以長蓋不奪農時不
妨民力故日力有餘而歲收有望臣竊以自春以來時
雨愆亢人情惶惶謂必艱食至今月八日大雨霶霈庶
民鼓舞急於田事老幼就功力穡有秋正在今日臣慮
州縣親民之官不知農事之急以小小詞訟勾追證逮

禁繫淹延至於隨司門留亦皆拘繫頗妨農作臣欲乞
下諸路久旱郡縣當此農事急切之時民間小可詞訟
鬬爭一切且罷追擾除事干人命及刼賊急切公事即
依常施行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左司諫江公望上奏曰臣聞損上
者益下之道厚下者安上之義未有不先厚下而上莫
居者也未有下不益而上獨有餘者也民為邦本食為
民天洪範八政以食為先必曰農用八政者益下之道

也詩之公劉以疆場為先必篤公劉者厚下之義也召康公獻公劉之詩於成王涖政之初箕子陳八政於武王勝商之後以大君初政貴乎知本本立則政舉矣故教生於既富禮興於足食操大器者未有不以農為急今天下四民雜處侈靡淫巧之智興轉而為工者皆是倚市罔利之徒熾散而為賈者不可勝數執公府之役一邑之中不知其幾家焉怠惰游手一家之中又不知其幾人焉故一夫耕十夫待哺十家耕百家仰食豈獨

如是軍賦於是乎出公須於是乎興賔客冠婚喪葬於是乎在一有旱乾水溢雖終歲勤動糟糠不厭流離轉徙於溝壑朝廷雖遣使發倉廩以振救之死已十八矣監司郡守雖有勸農之名而無勸課之實設有其實人必指為迂濶而竊笑故不能持久也漢文帝以孝弟力田者同科詔書勸諭謁者賜勞自爾海内富足禮義興而幾致刑措今郡守縣令以外任之輕安於苟簡而不究治民不安業澤不下流無足怪也臣伏願行勸課力

田之詔發於惻怛重於丁寧終以不倦以田疇墾闢多
寡之地為守令進退之法其有田疇加闢民安其政雖
長子孫勿易於是久任之道寓焉璽書勉諭加秩賜金
須公卿則簡之郡守闕郎選則縣令入補於是外重之
勢舉焉一舉而三得之矣葢外重則久任者安於圖治
不為苟簡因循之政加之惻怛丁寧不倦之詔諭雖有
不欲力田之民盖寡矣由是富庶之俗成禮義之教行
天下之不治者未之有也伏望陛下少留意焉天下幸

甚

徽宗時御史中丞王安中請行耤田禮劄子曰臣伏覩

陛下肇建明堂既訖嚴配乃以十月之吉首行授歷頒

常之禮三代墜典復見今日可謂甚盛之舉矣臣幸以

言語待罪禁林於禮文之事宜因有陳然臣愚憒淺陋

不足以仰窺聖學竊嘗攷之月令之文葢欽授民時使

時以作事者於農事為尤謹夫農天下之本也親耕之

禮事之本也王籍千畒天子三推先農之祀耒耜之載

種稑之獻見扵經者其制甚詳昔我太宗肇行是禮有
司告畢猶以不終千畒為恨迄扵仁祖惟稼穡是好明
道再藉弁冕舉趾進至十有二畦三公而下咸盡壠焉
神考稽古搬法正兹國南之位哲廟繼志述事榜以思
文之名恭惟累聖所以敷遺陛下者抑又大備時令之
頒此實先務比者迎真慶成臣獲扈清蹕待事郊次甞
寓天田壇壝榛蕪棟宇摧圮殆不足稱陛下重本務農
之意恭惟陛下天錫獨智自初臨御立經陳紀全法三

代之盛聖治昭格天人同和風雨順序既屢有年而縉紳之士郊甸之老猶欲拭目朱紘黛耜之覲者蓋上以無忘列聖之德下欲元元之衆躋于富壽振古如兹而已臣愚欲望陛下申命有司參具典故斷自聖意順時幸臨若乃仗衛之設賚予之數赦宥之澤則願陛下約文以就質抑末以隆本必于今無所甚費則久遠可以時行損益之宜惟陛下所詔臣言狂瞽或有可採即乞特降處分討論取旨施行

通判李新乞戒飭郡守勸農不以其實劄子曰臣竊聞

陛下孟春之月親屈玉趾行幸南郊躬耕籍田以先天下行一墢三推之禮舉百年之墜典示萬世之禮容種稑之種出自深宫鸞輅之音乃光原野父老動色中外驩呼夫以一人之尊而俯為大農之事則勸農之官其將何以順承聖意臣又聞昔者郡守春秋行縣觀風俗課農桑而暴吏乘時風俗未嘗觀農桑未甞課千騎五馬重擾属邑飾廚傳載賔客攜妓效東山之遊遊山寺

如潘孟陽之作所以先朝廢罷郡守行縣正為此也今
雖帶勸農之名而無勸農之實臣欲乞知州每春行縣
勸農量帶人從所至不得再宿及取索供帳令人除道
約束戒嚴厲色悚動輙受饋送從人丐乞錢物其贓先
坐知州不許以失覺察原免則勸農之官知所畏而農
知所勸歲約有年此富庶之本原也
高宗時章誼上奏曰臣聞禁暴不可以無兵而彊兵莫
先於足食蓋定亂則倚兵足食則倚農古今一道也然

而古者兵農混而為一苟可籍而為兵者衆則農必多農既多則食必足後世兵農分而為二苟可籍而為兵者多則農必少農愈少則食愈乏覼今日連營列戍之兵則皆昔時耕鑿之民今日蓬蒿荆棘之地則皆昔時稼穡之野地既廣而農稀兵不耕而仰食於此不恤而欲曠日持久國家安富未見其可也臣近因奏對嘗乞授閒田以給諸軍以裕兵食矣今伏思之曠土尚多閒民猶衆古之民也四或為士或為工或為商而農居其

一焉然士則農之秀出而有德行道藝者也方其未仕也是亦農而已則是古者四民而農居其二也今之民也九盖從仕者衆執兵者多僧道連墻工商接武徒隷盈於官府游惰塞於道塗舉是八等之人其為農者百不一二焉夫人不為農則家不蠶織矣不蠶則無衣不農則無食加以兵革未息賦歛日至設有水旱饑饉將何善其後哉唯陛下執古御今務農重穀設為法制率是八等之人使無不授田而唯農之為勸則王業可興

而國勢鞏固矣如臣言可採乞付外廷措置施行

李石上勸農疏曰竊觀漢文帝勸農之詔二十三年之間至於十數未嘗不掩卷太息且漢興民僅息戰爭之苦以歸安於田畝歲月未幾以為不如此不足以招徠勸集以作其游手怠惰之氣以趨於富足衣食之源如文帝者可謂知所本矣仰惟陛下親耕天田以風天下勸農之心切切然矣如江湖兵火焚掠之地今皆化為墾闢禾黍之場大抵勸率之效也今蜀以連年水旱農

有種而不得其穫耕而不得其食縣官力役廹之於其前兼并督責驅之於其後至於賣牛折屋棄田里以去野無棲粒田有荒萊者十居五六矣州縣以勸農為官獨不一為陛下省念之乎且以名其官者當思履其事今乃指為不急之務每以故事具酒食郊次召耆鄰白髮之老強名曰農以勞之特為宴游虛文其實無補農務農耕之勤惰與田闢之多少彼不知也蒙其名而怠其事可乎且陛下方求所以裕民為無窮之利者使斯

民疾耕力耘自足於飽暖民足則君足矣不必他求也
臣願陛下以農為裕民之本於詔旨丁寧及之如文帝
焉則水旱之備可無慮也
蘇籀上務農劄子曰臣聞王政之先務農為本覿周公
豳風所陳后稷以來田畯耜鎡斧斨蠶桑重穋滌場黄
纁績褐想見先王愛利厚生之叙慨然稼穡艱難小人
之咨者思文之粒烝民底于道矣古之治財者非一凡
籠貨算緡運米斂積甚勤且裕而周公所陳淵源深矣

珠玉泉貨寒不可衣飢不可食有補飢寒而至重者粟帛也二者不充則他財無益蓋禾不天降非民力不生縑不地踴非民工不成今陛下帑藏出于租税每歲禄廪軍賓以百萬計五年之蓄九年之備殆其可念自昔承平諸路之賦常不能自給素所仰者東南數十郡今淮南往往為斥候之郊罕復種植賦入惟恃二浙而已吳地海陵之倉天下莫及稅稻再熟貢絲八蠶方今縑綺之美不下齊魯又增以䱹鹺籠榷之盛夫復何加白

丁工女終身絲穀五符尺籍盡力邉疆行陣者無暇播穡南畝者甘心餉饋二者互相養衛田夫必億兆於甲士犂牛必百倍於戰馬而後濟矣嗚呼孰謂温飽天下而富強邦國非農也哉四民之最苦辛三務之最勞劇苟寛裕其生生之業則士商工及末務者亦不匱矣臣竊惟先聖有敦本興王之要道田里之安恃賢守令亦不必其躬行阡陌以為勸課惟科歛正辭惻怛務實使民養生送死無憾人心悅則陰陽和陰陽和而天地平

於是風雨時若耕織咸遂殆其庶矣太公言寬民之目曰利之而勿害成之而勿敗生之而勿殺與之而勿奪樂之而勿苦喜之而勿怒夫如是地無遺利家無羨餘縣官豈在加賦侵牟而後足用閭閻困乏則邦本不固矣姑令有司量入為出出納之間不失欽慎歲計時辦裁抑浮冗累歲均省必致京坻之豐山嶽之儲帑甲百萬陳錫周洽篚實盈溢民有蓄藏縠縑雖鉅萬不以為家貲數雖公私咸有九年之積可也禮義益敦風化益

厚矣陛下待遇守令賞罰以其勤惰於民才否必由民之謗譽誰敢不盡力哉甞聞漢人推衍鹽鐵條目之說至數十萬言亦是裨益邦家之術臣為習讀詩書敦本而末茂矣儒家仁富與霸道固異也臣不勝區區越職昧死以聞伏惟聖明裁擇

寧宗嘉泰初起居郎虞儔上力田劄子曰臣待罪柱史遲鈍無取蒙陛下畀節報謝北庭所得於詢訪聞見之實者臣以口奏及見於進呈日録矣臣甞謂守邊莫若

務富其民欲富其民莫若務興力田竊見兩淮多曠土官司往時募人營墾聽其占佃令已殆遍謂如佃田百畝往往廣為四至逾千畝者然其所占雖多力實不給種之鹵莽收亦鹵莽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如江浙十畝況有不及耕種去處以故淮郡雖號佃田殆遍而民間實無蓄積一遇水旱歲歉人情便覺皇皇況淮上土力壯厚與中原不異特患人力不至耳使如江浙農民耕耨以時灌溉有度務盡地力其為利豈不甚厚臣願

朝廷興力田之科詔有司立為條格下兩淮監司守臣勸諭有田之家以來歲為始候布種畢日委字民之官躬履阡陌如有能招徠客户資給牛種務盡地力可為農民勸率應條格者次第保明申奏特與推恩如占佃數多耕種弗遍檢踏標出只聽給元佃實數籍其餘歸之官别召客户耕種其字民之官亦以力田為殿最賞罰之庶幾淮民知所激勸而以服田力穡為務不過數年地有羨利官司且與寛其征賦使民户自臻富實豈

特水旱之有先具至若民兵兵甲器械皆可以責其修備春秋教閱皆可繩以紀律實守邉之要務也如蒙陛下採擇施行之誠非小補臣不勝惓惓

金宣宗貞祐三年濬州防禦使田琢上書曰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陜州蓋不可以數計百司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實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必課農桑以足民黄

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虚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公私皆得耕墾富者備牛出種貧者傭力服勤若又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園牧勢家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寛其負算省其徭役使盡力南畒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宣宗深然之

元世祖時趙天麟上策曰臣聞稻粱黍稷絲枲布帛極今古以咸資貫人神而並用口非飽不終日不可不再

食身無毛羽卒歲不可不製衣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若使男不逋畆以盡地利女不下機以盡人力則豈有飢寒不足之人哉我聖朝若稽古道既立司農司又令臨民官兼管内勸農事凡以當務之為急也然天下有無田可耕之家有有田不耕之者所以凍餒之人尚衆乞匄之人尚多臣謂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夫士人學以居位勤而不勞者也工人作巧成器勞而不苦者也

商人通財鬻貨末而不本者也農人之閒暇惟冬而已
矣於是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以待春陽播厥
百穀以趍東作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霑體塗足瘁
身龜手面塵不遑洗頭蓬不暇梳丁壯興功老弱饋食
披星帶月夜不安眠冒雨衝風晝不啓處耕事未已而
蠶事起矣懿筐採桑斧斨伐揚一月之間古人謂如寇
盜之至非虛言也至於炎天熾火午日流金耘耔荒蕪
用齊嘉種氣如微線汗若翻漿以至秋成而登場築圃

尚未知天意之或水或旱或豐或歉如之何也於是父母之仰事妻子之俯畜租税之科納軍民之差役胥吏之侵漁繇役之費給鄉里之慶贈婚嫁之聘會宿負之還償田具之補置一年之計但望秋成一産之資破散不一故區區稼穡汲汲蠶桑計其經費選善者而鬻之而納之而折之其餘絲絮之荒穢者自衣之榖稻之秕糲者自食之設如年豐則一年辛苦而一時懽樂雞豚社酒擊壤謳謡尚可道也儻遭水旱則雖號泣旻天孰

救之哉将并田宅而鬻之矣雖然上至天子下至庶人不可一日無農家故曰四民之勞苦天下之大本莫過於農家而已也又按豳風有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之語蓋皆百姓勸其事而愛其吏自願饎之非督使供食也今之勸農者皆自齎餽饟往説于田恐有汙濫之官因勸農而適野遂恣意以宣驕飲食非膏粱先之以怒詈酒醴非多旨繼之以鞭扑饜其腹於胥吏投其酸於鷹犬名為勸農適所以擾農也臣竊傷農家之勞苦憤官

吏之掾擾顧天下之大本伏望陛下軫於睿慮重此農桑躬耕籍田后親蠶以先之凡農家之孝弟力田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免其人當年所耕田租稅之半凡民恃富無他故而有田不耕有桑不蠶者鄉三老具實舉之就於當年倍科其閒田之租稅凡民老幼有田不能耕有桑不能蠶者令下之後限一年須要雇傭客户完置牛具違限者如無故不耕蠶之例凡勸農官管内有田桑無故不耕蠶者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逃户

田桑令下之後限一年官為召人耕蠶違限則委廉訪司察勸農官而罰之凡勸農官皆可自具飲食若以後復有搔擾農家者委廉訪司察之如受賄之罪罪之可也如是則官皆慎勸民皆力耕男有餘粟女有餘布矣

天麟又策曰臣聞祭祀者人之大端衣食者人之常理上自天子下至庶人據此之務不可闕也今聖朝天開吉慶人沐鴻庬立太常之正卿設司農之大寺職尸三禮望重三農欽乃攸司可謂備矣但以籍田之禮尚未

施行公桑之儀似猶虧闕至如郊天祀祖奚為其豐潔之粢盛有事致齊何以得鮮明之衣布則將發倉廩而取粟向坊局而取衣是皆農夫之所樹藝紅女之所繅織雖有籍田而實非陛下之所耕也雖備服物而亦非后宫之所出也以之對越神祇享于祖禰道或未盡禮不徒成陛下之心能無少歉謹按禮經之義遠稽前世之文適三陽交泰之春當是月上辛之日祈穀于太微之帝再擇乎吉亥之辰封人壝宫掌舍設祇太僕秉轡

保介從行綴黛耜于紺轅冠朱紘之華冕平秩東作爰至南郊具庶府之官僚聳萬民之瞻視天顔咫尺際恭就於三推黎庶三百人遂終于千畒公卿以下隨爵秩而亦耕燕飲之宜布龍光于既返内宰獻種于厥后神倉斂穫于西成一旦用之中心足矣此天子藉田之禮也載按古經之文周達王后之制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天子有公桑之地地逼于川築蠶室于其旁建后宫于其上宫高一丈棘繞垣墉外户扇而掩之逢大昕而崇

此禁伐桑柘因其植筐后妃齋戒而臨焉斨斧由斯而動矣浴蠶乎水庚葉乎風蠶卒眠矣歳既單矣吉婦之勤就矣奉繭獻于后矣后於是而言曰此以為君服與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復詮良日后乃親繅手既三盆事終群下染之以玄黄朱緑為之黼黻文章君王致祭從而服之此后妃公桑之制也其文可考厥義甚明舉而行之可謂易矣此禮似輕而實重此制似小而極大蓋所以荅祖宗之功德盡祭祀之至誠知稼穡

之艱難先天下以務本也伏望陛下無怒虢公之直諫

式同漢帝之親耕于彼天田成茲盛事南瞻北顧三思

粟帛之原近化下行一警農民之意於昭文化以逮太

平無諸典章永示嘉範更望中宮協聖儆古親蠶大增

助耶之月光深盡配乾之坤厚陰功浩浩陽報明明守

恒德以無疆獲泰亨之常定如此則下使田家之赤子

儆父母以服勤上獲宗廟之靈神喜真誠而垂祐矣

歷代名臣奏議卷一百十一